

在绍兴时正值大暑。日头一大早就肃着脸亮晃晃地悬在半天,噗噗地朝世界吐着火气。除了天边几朵看上去很好吃的云,大太阳和我之间连一丝风的都没有,天地一片醇熟的热。我给自己鼓足了勇气,趿了双拖鞋,背上草编包,戴了草帽,拎一把蒲扇便出门。蒲扇扇风也挡日头,眯缝着眼从蒲草织就的间隙里看阳光,似乎慈和了许多。

这日寻墓,徐渭、王守仁,还有张岱。

王阳明墓在会稽山阴,距兰亭不远,就在路边,依山势而在。墓冢端然浑圆,恰是灵明充斥天地间的正大,可仰地高,能俯地深,气脉丰沛。拜谒后,又缓缓绕墓冢三圈,方离去。

徐渭墓在印山越国王陵右侧,车至王陵即止,田间山路需步行。我未上王陵,下车独自往山径走。路边杂草丛生,头顶烈日炎炎,历来胆大如我,竟颇有些怯意,生怕猛地跳出一个贼人,要我留下买路钱。又将墨镜

取下,恐草间钻出小蛇来,避之不及。只好佯作讲话,同草木讲,同天顶的日头讲,也同徐渭讲。终于,远远看见芭蕉,我知道就是这里了。

徐渭墓园不是王阳明那般正大端容,近前来,一丛修竹,几株柏树,老樟树撑开绿荫,一起簇拥着一个小园子,浑然有青藤书屋气息。

墓园门上悬着一把挂锁,并未落锁,便取锁推门而入。园内倒一派葳蕤,苍柏翠竹高树绿蔓,先生墓冢在中央,天顶的日头穿过树影,庭前斑斑驳驳。墓冢一围,青石垒砌,冢头荒草盈尺,墓碑题云“明徐文长先生墓”。清简寂寞得好。

先生一世乖蹇苦楚,作墓志铭尚道“可以无死,死何伤。可以无生,生何凭”,生死两处茫茫。身后终得安宁,怎么不好?

我不惧怪力乱神,而畏苦楚,终究稽首而去,且寻张岱。

张岱墓址不知何处,便依他《自为墓志铭》里“曾营生圻于项

王里之鸡头山”一句往寻。项王里如今叫项里村,似乎是项羽起兵前隐居之所。明清易代后,张岱也避居于此。此后,项里村便是他的“琅嬛福地”,布衣蔬食,梦忆前身。

项里村在徐渭墓园西北方向,车行十余公里便到了。大约两千余年的文化赓续所致,村落并不见古旧建筑,也俨然一派名门气韵。又有一二村人在街巷慢慢踱步,也别于一般鄙陋乡人。见有外来人,他们都侃侃而谈项羽,说山上的神秘图案。问及张岱,竟无一人知晓。鸡头山是晓得的,村头小河对岸便是。

顺着村人指处,对岸的小山包就是鸡头山。过河后行数百米即抵达,一座依河的荒山而已,除却一个老农搭了两间窝棚养了几十头羊百余只鸭,还有一条见到生人“汪汪”直叫的老狗,一些

杂树丛生,再无余物。

“呜呼,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圻!”当年清人李研斋曾为张岱题写这句碑铭。而今我只好慨叹:“呜呼,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圻竟无处寻!”

幸而鸡头山有眼见的好的风水,青山绿树一水环绕。陶庵先生墓冢大概与山体相融了吧?身后归于泥土,是谁也脱不了宿命,此为“托体同山阿”。写这句的陶渊明先生亦然。

一年炎夏,我在庐山南麓康王谷中避暑。适逢中元,出谷半日,捧一束雏菊谒陶渊明先生墓。先生墓址位于谷外面阳山海军某部院内,出入军事管理区略费了些周折,幸得几名军人引路前往。墓冢近颓荒,好在安静,不扰先生清静,正合他“居止次城邑,逍遥自闲止”心意。他归止于斯,清风明月山林鸟兽为伴,自逍遥去了。



月光城 随笔

王亚

寻墓



月光城 散文

徐迅

天柱山瀑布

山是绿的,树是绿的,竹子是绿的,水是绿的……浓绿、深绿、浅绿、葱绿,满眼都是稠密的绿。绿是安静的,又是汪汪的。汪汪的绿里有一线白,或一大片的白。那白躁动着、热烈着,甚至疯狂着,就从绿的怀抱里一跃而起,像是一只白色的巨兽,在绿色的悬崖与峡谷里肆无忌惮地奔腾、跳跃、跌撞着,同时又撕咬、嗷叫、轰鸣着。无数次粉身碎骨,又无数次地复活。

这样的“白兽”奔突着,人们把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瀑布。

我是第二次来天柱山大峡谷。第一次来当然是为看瀑布。但这次却是为了看桃花。这里桃花是很有名的,县志记载说:“茶庄西侧仙桃崖下有洞,洞旁遍生野桃,花开五色。”我想既然是五色桃花,开花应该是不会讲时节的。但我还是没看到桃花,看到的只有瀑布。大峡谷里有树、有竹,还有烂漫的山花,适合看的却是瀑布。峡谷主人贺燕昌先生告诉我,人们到这里看不到五色桃花,就不再看树,也不看竹,剩下的就只有看瀑布。

我到大峡谷看瀑布,是雨水充沛的季节。雨水丰盛,丰盛得叫人迈不开步子。滞留在贺先生的“桃源人家”,我们只好喝天柱山茶,吃天柱山野菜,说天柱山土话……他说,这大峡谷有一块风水宝地,是他祖上向皇帝讨来的。皇帝赏了他们家这块地,让一位异姓人眼馋了,于是那异姓人就在宝地上偷偷葬了一棺坟。谁知

惹得老天发怒,以霹雳手段炸了这一棺坟……雨依然下得很大,大峡谷的瀑布轰轰烈烈,呻吟着、咆哮着,它做河东狮子吼,做山呼海啸状,惹得一条峡谷仿佛都沸腾着,让人觉得老天还在发怒。

雨终于小了下来。我们开始沿天柱大峡谷走。四周的绿,在雨里就显得更加浓酽酽、鲜嫩嫩的。瀑布就像绿地浮起的一匹白绸布,亮晶晶,光闪闪的。巨大的轰鸣声,如谁在撕裂着那匹白绸布。刚说这是平缓处的瀑布,渐渐的,那瀑布就变成了谁手中一支如椽大笔,在那岩石上是横一下、折一下,就写出一个大大的“之”字。那之字力透着“纸”背,如刀砧斧削般地刻在岩石上,风吹不灭,水冲不掉,仿佛千年万年地要留下来。伫立在瀑布下面远远地望,我想看那“之”字变成“文”字,变成“立”字,但是没有,唯有一阵山风吹来,仿佛一位仙人哈了一缕仙气,要把那“之”字抛到天空,抛到天柱山的峰顶。

转到悬崖处,我们继续往下走,身边的瀑布声就渐渐小了。我刚准备清清嗓子,想对瀑布大吼一声。但转身一望,面前却是壁立千仞,一条白练从天而降……正惊叹着,贺先生就告诉我,说这是通天瀑。通天瀑果然名不虚传。虽然它没有黄果树瀑布的宽度,也没有太行山大峡谷瀑布的绵长,但却是白发三千丈,像是一位白眉道人,又像是当年左慈在这炼丹的丹灶升起的一股青烟。仔细看,它一会儿像擎

天的一根巨柱,又像一群人竖起的登天的巨梯……风来了,雨来了,梯子总是靠不上去。我们仰望着,望着瀑布在天上,水天一色,滔滔不绝。就像是通天河决了河堤,有泄不完的水;又像是传说中的妖洞鱼贯而出的小兽。

很快,随风而起的便是飞银溅玉、散云流霞了。这些从瀑布里飞出来的水丝如沙、如雾、如烟,很快让大峡谷一片雨朦朦、烟朦朦,烟雨朦朦……让人领略到天柱山瀑布的缠绵了。仿佛也是应着这种缠绵,那些跌落成群,戏水的猿人、饮水群兽忽然就不见了,连那一个个叫着龙涎、虎掌、蟹钳的深水潭也纷纷地抛到了身后……大峡谷里的瀑布立即就有了一些温情的名字。比如,鸳鸯潭、葫芦潭、裙衣潭……甚至还有佛珠潭、听涛佛的……瀑布是属于自然的,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是大自然自己动的手脚。虽然人们可以随物赋形,随物予名,但那名字却是人起的。看人起的那些名字,就没有瀑布本身那么本真、自然、神性。人在自然的杰作面前,还是想象力平乏,还是想象力不够。

一路走,一路急吼吼的都是瀑布的声音,水的声音。瀑布声山呼海啸,铺天盖地的。仿佛铁定要与天柱山大峡谷缠缠绕绕,不依不饶。私下里,我便感觉天柱山的瀑布全都集中到了这里,天柱山的水也全都集中

到了这里。它像是跑起了瀑布的接力赛,一处瀑布落处,便有一处瀑布起来,纵深一跃,就会画了一个大大的“人”字,做足了人世间惊天动地、惊心动魄之态。然后又是一路义无反顾地奔突。这样的瀑布,人是不能靠近的……终于,走到一个平缓的水流处。这里有树,有石头,有水……水的千回百折,水的波涌湍急,到这里仿佛都变成了一只只急溜溜的小白猫。这就很像一处水的庭院了。我站在那里久久地看着、想着,就遗憾自己不是一位画家,不能很快地把它画成一幅幅油画。但我还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,把它取名《水的庭院》。我想,如果说瀑布是大峡谷光怪陆离的高楼大厦,那么一个水潭连一个水潭的平缓处,就是大峡谷的庭院和后花园了。看瀑布的人若是走累了,就可以坐在这里石头上歇歇。

我就坐在石头上歇息了。歇息时,贺先生兴奋地告诉我,很多人到天柱山峡谷都是奔着瀑布来的。说是有一年枯水季节,当地某人要看天柱山的瀑布,就只好电话通知峡谷上游的水库放水。那些年没有手机,还得手摇电话。电话一摇,瀑布就出现了,但那个人不知道,那个人只是看了瀑布高兴。大峡谷的瀑布就这样让人高兴——天柱山大峡谷不仅有水的瀑布,还有树、竹子、石头的瀑布。瀑布,是天柱山一首又冷又白的叙事长诗。